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至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貢生臣馬心耀

謄録副貢生臣杭光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九月戊子朔衛尉少卿衛膚敏為起居舍人

詔諸軍團結五人為伍等指揮並罷

己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建卒往守滑州為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卸甲錢轉運司不時與是日大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曾仔執守臣直龍圖

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直秘閣王浚明嬰城固守提點刑獄公事陳桷檄朝請郎王淮將士軍射士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仔各官子孫一人奎西安人仔勤侯官人浚明金華人桷永嘉人也 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至京西屢與李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瓊與統制官喬仲福及孝忠戰于福州之雲澤大敗之斬其首其黨張世立其弟孝義以拒王師

辛卯尚書都官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滕庾請巡幸所過

遣官祠名山大川從之庚康兄也

壬辰詔有司涓吉廵幸淮甸以御史中丞許景衡言諜報金人侵河陽汜水等處逼近東京乞車駕南廵以慰人心故也既而有司請用十一月朔日從之　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先是金左副元帥宗維自草地還雲中遂起燕京西京中京上京東京平灤遼西長春八路民兵付諸萬户遣保静軍節度使楊天吉約夏國内侵天吉諸書不見其官要盟錄間罪書中有之今增入夏國主乾

順許之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户軍以家產高下定之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之諸稱家户者不以丁數論人丁者不以家業每簽軍則元帥府符下諸路帥司帥司次第下節鎮支郡諸縣縣籍户口家業定訖乃諭民間以所當軍數多寡然後市鞍馬置器械備餱糧或親丁不足則募人代行貧者稱貸於人以應軍役俟其足備然後選千户百人長等部之以行其屯戍則人自營田以供糧無田者月給七斗粟每出疆不以遠

近人持一月糧將戰各以所負米造飯而食食罷而出故其國平時無養兵之費行軍無餽運之苦此其大畧也初金太祖旻之正室生二子宗浚宗朝宗浚早死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宗傑次曰宗雋其庶長子曰宗幹次曰宗輔次曰宗弼次曰宗敏金主旻既建國舍其子而傳其弟晟晟嗣立復以其季弟賽音為安班貝勒都元帥金人謂大為安班謂官人為貝勒昔金主旻自是官而稱帝故相承以為儲副之名焉始宗傑等既

陷京城賽音嘗謀盡誅南人而未果及是卒時宗浚已死其妻為宗幹所納故其子梁王亶養於宗幹家金主晟遂以亶為安班貝勒都元帥宗輔為右副元帥宗浚即勝果宗雋即博勒和宗幹即固倫宗輔即諤爾昆宗弼即烏珠也此據苗耀神麓記於是宗弼尚少乃以女真萬戶羅索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先是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兵之在河東者稍稍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以

故多取勝然河東之民與之稔熟略無所懼又於澤潞間刧左副元帥宗維寨幾獲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真紅巾終不可得但多殺平民亡命者滋益多而紅巾愈熾朝廷先遣王𤪌馬忠經制河東北及閒敵且至又命帶御器械鄭建雄知河陽府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助之勍本以班直換授至是管軍時𤪌頓軍陜府忠逗遛不前故坐貶秩於是黄潛善汪伯彦共政方决策奉上幸東南

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　秘閣修撰黄叔敖落職與監當坐失襄陽也　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𫎇朝奉郎提舉常平公事陸友諒奏翁彦國亡請加優䘏上以其覬望李綱風旨命削𫎇友諒二官中書舍人汪藻言向使綱未逐而𫎇等之計得行其為綱所擢何疑今既敗露而所黜止於如此則國家號令賞罰將何所恃所有録黄未敢書行乃貶秩各五等𫎇濵州人也未幾追奪彦國寶文閣學士其後𫎇以嘗舉劾彦國不法事

許于朝復其官彥國奪職在十一月庚子蒙自許復官在明年五月癸巳今併書之　言者謂去歲京城之破將士弛慢嬉戲城上坐觀填濠縱敵攻城公然逃遁請命留守宗澤於金人登城之所考驗將士效命與逃遁者而誅賞之詔以付宗澤　直徽猷閣京東轉運副使程昌㝢貶秩二等坐舉錯專恣為知青州曾孝序所劾也　武翼郎知麟州韓嗣忠為將士所逐詔鐫秩罷之　朝奉郎方閘降兩官衝替坐前提點江東刑獄不討江寧軍賊也　起居舍人衛膚敏

言東南之地繁華富庶甲於天下金人所知其航海而可至者無慮數處明蘇秀楚海等州是也東南城壁不修也戍單弱彼若以數千兵奄忽而至何以禦之望特詔州縣增修城壁撥封樁錢米仍勸誘民户以助其役兼招募民兵弓手勤加訓練遣使按視而賞罰之不惟金人不能窺而盜賊亦不能竊發矣　詔江池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寶為文

甲午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發運副使李祐淮南轉

運副使李傳正並為隨軍轉運使以將南巡也熊克小歷下巡幸詔及修揚州城併附此月己酉今依日歷各附本日

徽猷閣待制席益坐棄河中落職　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罷仍奪職制略曰私擁衆而多耗官財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子諲為李綱所喜故黄潛善斥之　初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髙士曈督捕杭寇士曈戚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奏令浙東軍與經制司槍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昨嚴賊有

倪從慶者止十數輩跳踉山谷朝廷不責帥臣誅討苟就招安致人無所畏今杭賊悖甚至於主帥横屍漕臣斷首而反寵以官是誘人作賊也時帥臣葉夢得但為賊所拘而誤報已死故汝文之語如此賊乃遣其黨往秀州誘士瞳及轉運判官顧彦成来杭州受降復刼寓居朝奉郎李光至秀約士瞳以甲午素隊入城比士瞳纔至賊百餘騎突出欲執以入賴鮑貽遜下槍仗手在北門士瞳跳奔獲免繼而格亦領兵至士瞳與格始别

議約日進兵然諸軍為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闘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夫不識金鼓故遇賊輒敗先是御營統制官辛道宗奉詔討賊軍行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犒賜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興縣始命給軍士人五百錢衆皆怒是夜其衆自潰亂而去者六百人道宗挺身得小舟奔還鎮江衆推髙勝為首勝者太行山之盜也謂之髙托天亂兵攻秀州守臣直龍圖閣趙叔近城守人遺以四縑賊乃北趨平江府叔近魏悼王元孫榮良孝

公克類子也秀州軍亂未見本月日按李綱行狀云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以地理考之必九月上旬事也日歷附書於十四日辛丑蓋不得其本日今併繫此當求他書參考之

是日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時真定懷衛間金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金大治兵為攻拔計澤乃自滑家渡過河會河西忠義統制等議所宜翌日以聞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丁酉詔荆襄關陜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騷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

取足以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甲
陋什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張簡寡不求備儀可貴以行
皆毋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
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騷擾者重寘於法惟是
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栅必令寬整官吏毋得少
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戊戌杭賊陳通自小堰門出兵萬餘先衝浙東安撫司
兵潰次攻鮑貽遜貽遜率將士迎敵殺七百餘人　詔

勒停人䇿著復朝奉大夫著蔡京子壻也靖康初自顯謨閣直學士斥去至是用赦復之

巳亥皇子旉為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

詔内外官司用元豐嘉祐勅以俟新書

庚子道君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中京者在燕山之北千里金謂之霫郡盖古奚國也二帝既至即相府院居焉時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宗室之死者甚衆中書侍

郎陳過庭亦在燕左副元帥宗維議縱遣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此以北狩行録及趙子砥燕雲録參修　是日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

辛丑杭賊夜刧直秘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寨殺之提刑司所統蘇秀兵遂入杭與賊合時格所部淮南兵不肯從盡為浙兵所害賊復以金帛遺人誘諸郡不逞使攄城相應浙東安撫使翟汝文慮變生肘腋遂引兵還越州賊勢愈熾

壬寅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就命徽猷閣待制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幹辦禮儀公事合用禮器隨宜充代薦新物令本州酌量應付 直秘閣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珪陞招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所張所罷招撫月日及貶嶺南事皆不見此據岳飛奏狀修入所紹興九年十月丙辰追復 新除左司員外郎辛炳守朝奉大夫致仕從所請也 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二聖北狩鑾輿未復寰宇痛心況陛下抱父兄之念為何

如哉惟陛下至誠克己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陛則思二聖乖溫凊之宜御飲食則思二聖失膳羞之節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貶損甲宫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樂之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奉迎二聖歸復宫庭然後修禮之常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甲辰勒停人劉倜復承議郎倜宣政間以大晟府道籙院屬官遷徽猷閣待制靖康初廢至是乃復之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倜乞復職狀修入

乙巳詔沿河控扼州縣團結民兵明遠斥堠若金人欲乘船渡河先使善浸水手鑽穴其舟併力掩殺上下應援毋為自守之計有能沒兩舟者白身與進義副尉沿海州軍依此　東京留守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

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汪伯彥中興日歷云宗澤戰車初是劉浩創造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拒二十五人為後拒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今按澤車制甚備與伯彥所記殊不同疑伯彥得於傳聞今不取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陜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

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曰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勑諆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啟沃君心箴規政闕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懐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奥突不可蒙塵京師為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儻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幾或輕萬乘以遠廵致駭四方之羣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浸微實乃商鑒之可擬越自啟運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

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曩值澶淵之役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鏃膽落四陲豈圖姦蠹之擅朝繼被强鄰之犯闕二聖既以北狩中都幾至内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徯真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来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賜福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纘璇圖增光火德親屈鑾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恢復封疆然行在久留於

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敵師尚熾群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為兩河之屬彊前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敵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尚闕膚功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觧體未諭聖懷儻金人乘之而

縱横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匱留司兹緣
寇託於雲天偶遂牧寧於畿甸邇報翠華之移幸深虞
中外之難安傾罄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輅建策猶
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尚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
曷愧前修伏望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
聖輟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
雲霓之望則人神恱豫中外謐寧邉陲指日以肅清盜
賊不令而衰息咸資睿斷用杜危機瀝悃扣閽罔避龍

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遡嶺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憤臣無任不報譯又上䟽曰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于汴肇造無疆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敵人欺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纂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忭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

胥動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間有驚刼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别都俯徇姦謀豫圖遷幸使狡猾皇惑敢爾横肆盜據竊發因循跼蹐有闕文以歸畝以操耒耜鑄劒戟為農器卑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勑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田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敵患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

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傾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説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取進止再不報又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浹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人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

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於濟於是謳歌竭蹷交走道路玆乃祖宗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或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

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强敵之言妄議遷幸是人心之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取進止又不報遂抗疏言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皐夔稷卨皆自此塗出卒之廹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仙莊老皆

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刼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岌如是者盡由

姦邪憸人鼓唱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墻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翕翕訿訿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賊一敵國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寃負痛感憤激切

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強敵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痛雪此恥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為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

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淚交下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黄潛善汪伯彦皆笑以為狂
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珏言伏聞聖旨擢黄潛厚為户部尚
書臣竊以潛厚乃右僕射潛善之親兄祖宗以來未有
弟為宰相兄為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
則不然方紹聖間卞為右丞則京為翰林承旨蓋有所
避也及京既專政無所忌憚京為左相則卞為元樞京

領三省則攸領密院其說則曰出於上意不可辭也當是之時雖使蔡氏門人一言及此上皇必以為異論蔡氏必以為背已必斥逐竄殛之而後已其肯聽之乎如其聽之則國家當無金人之禍蔡氏當無嶠南之患矣竊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為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祖宗之法潛厚身為法從必不肯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之於有過之地陛下必以為潛厚通於財計

熟於邊事不若優與之職名使之總計巡幸財用或命之密院都承旨亦足以示恩眷之厚於舊僚示法之公於天下也潛厚之初除也珏以寒疾在告至是造朝首及之疏入上遣同知樞密院事張慤諭旨曰卿所論固當但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也珏言不已於是潛厚卒改命　直秘閣新知真州侍其傳充集賢殿修撰知杭州　特進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慶國公白時中薨于鎮江府

戊申監察御史齊之禮罷坐奉使江淮催促綱運數月不還且無措置故也之禮罷御史日歷及本臺題名記皆不書今從會要　李孝義張世引步騎數萬詣德安府詐稱來受招守臣陳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中夜孝義引兵圍城規已為之備大敗之孝義遁去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彦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以所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破之是日遂復新興縣

己酉諜報金人欲至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

即還京闕不為久計應合行事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先是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朱勝非嘗言睢陽特以基命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脫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敵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接蜀漢而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鑾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執政不納中書舍人劉觀亦言今兩河為金所躪獨有渡江而南駐蹕金陵而別詔老將總六師據長江以自衛徐觀金人

所向然後設奇出伏以攻其南北使金兵不專則其勢易乘而吾可以得志今陛下不念天下之大勢而遲遲於睢陽以幸一日之安臣所不取其言與執政合至是決策幸維揚乃下此詔　詔中嚴斥堠通報平安除在京已有御史臺外應天府泗州各留監察御史一員督責傳報仍令察視軍政等事其後不果留　直祕閣知秦州趙點勒停坐獻馬于李綱也上初令奪職而中書舍人汪藻言點奴事閹官所至輙以贓敗乃者以進馬

為名而擇其良者獻於相府卓然居羣馬之上附下背

上罪當誅竄詔黜特勒停尋又坐不勤王責全州居住

黜再責在明年正月己丑

募民入貲授官自廸功郎以下凡六等

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命監司在二年六月乙卯今併書之紹興元年

六月己巳可參考

是日軍賊高勝等入常州先是勝等過平

江守臣奉直大夫趙研秉城為備募舉人出城外招安

之勝坐舉人於木驢碎之城下研乃誘勝使入即醬之

衆懼而退推其徒趙萬為首至無錫縣觀文殿大學士

李綱時方寓居懼及出家財散之賊乃去熊克小歷云至無錫縣知縣郁漸單馬造賊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宜於此時轉禍為福衆瞿然相視不敢動遂送之出境此蓋據孫覿所作郁漸墓誌恐未必果然今姑附此俟考至常州守臣朝散大夫何家恬不為備厚以金帛犒之賊入城呼娼女痛飲大掠三日執通判州事魯緯而去緯布子也布南豐人建中初右僕射

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用同知樞密院提舉措置户部財用張慤請也政和舊法當三大錢止

行於京畿東西及河東北由是東南小平錢甚重而物輕西北反是慤為上言大錢始不行於東南處私鑄耳其後改當十為當三則自無私鑄之利矣何為而不可行況財貨多出於東南常慮錢寶不足於交易望特詔三省參論以革因循之弊從之時吏軍旅之後諸道財賦亡於兵火委於川途乾沒於胥吏者不可勝計自中都府藏迄於州縣倉庫往往毀棄籍歷印章出納之際謾無稽考慤在河朔時雅以心計為上所知自長地官

至於執政上獨委以理財之事愨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姦若神東南諸路皆惕息承命國用頼以毋乏然愨在中書至於自作酒肆議者或以為苛碎焉愨自作酒肆此據朱勝非秀水閑居録附入熊克小歴載大錢通用在戊申令從日歴

辛亥詔自今京畿府縣官初到任並進秩一等任滿無遺闕亦如之此事日歴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三月十七日淮南通判酬奬指揮增入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死始李綱議

誅邦昌黄潛善汪伯彦皆持不可及是間金以廢邦昌為詞復侵界張匯節要云髙慶裔語宗維曰吾君以邦昌廢遂故再有河南之役又云金人入犯山東止以邦昌為名蓋金人憑陵姑附此為説耳今删潤修入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以其事付湖南撫諭官馬伸詔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髙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優支賞錢數百萬緡猶以逼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寧殿使宫人侍寢心迹如此甚

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尚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伸至潭州邦昌讀詔已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共迫之乃登平楚樓而縊（蔡絛百衲叢談云邦昌死於平楚門下官舍王明清揮麈録餘話云平楚樓在天寧寺今從之邦昌之誅日歷全不載不知何謂）於是高州流人王時雍亦坐誅（此據偽楚録附見不得其日建炎四年七月壬子時雍妻潘氏乞歸葬狀云亡夫得罪朝廷死於貶所當來行遣之時即無不許歸葬指揮今累經赦恩欲遣親人收拾殘骸歸埋邱隴得旨王時雍元無不許歸葬指

揮令本州照會此可見時雍行遣次第今附見以補史闕　邦昌死年四十七

癸丑詔曰朝廷以連年兵革國勢未强所以長慮却顧巡幸淮甸訪聞小人樂於僥倖撰造言語妄唱事端意在扇惑軍民成其私計不可不治應敢妄議欲摇動朝廷者許人告有官人轉五官白身人補保義郎同謀或為首始謀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謀及知情曾見聞不告之人並行處斬

甲寅詔行在及東京百司官如擅離任所並停官根捕

就本處付獄根勘以尚書省有請也
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廵幸
帥臣修城壘治宫室漕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上䟽
言伏覩朝廷前遣翁彦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
奉迎太后六宫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
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敵而不思天
下大計託為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
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

號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心腹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

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走計爾示敵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闢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

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覵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取進止此繫澤第九奏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奉詔修城費九縣市易

常平錢八萬緡有奇時苗役羨錢自市輕貲勤王及撫諭官根刷之餘猶存此數修城明年二月畢工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及金人戰於新鄉縣敗績兵潰彥奔太行山聚衆准備將岳飛引其部曲去自為一軍初彥既得新鄉傅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之至也率衆數萬薄彥壘圍之數重矢注如雨彥兵寡且器甲疎略疾戰輙不利乃決圍以出其衆遂潰敵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向披靡轉戰十數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

他將復渡河以還彥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龔城縣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即徙其寢所部曲感其義乃皆刺其面曰赤心報國以示其誠彥益自感勵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綿亘數百里俱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列戍相望間遣勁兵撓彥糧道彥每勒兵待之斬獲甚衆岳飛聞彥軍復振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卮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　是

日賊趙萬入鎮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學士趙子崧遣將逆擊於丹徒調鄉兵乘城為備禁居民毋出良久府兵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踰城而入縱火殺人莫知其數萬遂據鎮江

是月降授朝請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鄧雍勒停以言者復論其棄城之罪也此以紹興元年八月癸巳刑部檢舉狀修入　初通問使傅雱既見金元帥府左監軍完顏希尹於雲中留彌月會河北經制使馬忠制置使張換招撫使張所繼遣

兵渡河皆失利換為亂軍所殺金以用兵責使者雱遜謝希尹乃以國書授雱等還書中索河東北人之在南者及為夏人請熈豐以來侵地又欲於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雱受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侗自以乳香白金等贐之此據雱通問錄修入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册使高麗此據趙子砥燕雲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初太后過高郵聞叛兵焚鎮江乃遣兵扼瓜洲渡及是入城駐於州治名州之正衙曰車駕廵幸駐蹕之門

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

以勤王為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
憲司按劾以聞　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且
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
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
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
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
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
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

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敵人畏襲已不敢輕動冒犯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悅敉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

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儻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仰天顔俯伏百拜然後臣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廵幸為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作朝宗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

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强敵可以消弭
冦盗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
之人言臣欲以敵國之患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
伏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薫門一
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於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
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
内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念繼之以泣願陛下
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

大計今年河流不氷惟陛下斷自淵衷毋惑羣邪之議
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
始宗澤條上五事曰近者有㫖椿占器甲不得擅支今
命將出師而椿占軍中當用之物此可疑一也近募兵
於四城守禦令樞密院問所募人繫何色額如此則古
人使貪使愚皆不可矣此可疑二也臣為平常防河止
以數千卒沿河分布如有數騎侵越即奔潰不支故開
濠劄寨亦似允當而樞密院乃用陜西例令三分出戰

七分出助軍錢今京畿殘破民未復業勞來安集猶恐散去又何以助軍錢扼之使速去邪此可疑三也今守禦之具與夫城池雖已粗辦尚多鹵莽而三省樞密院指揮所雇工役不令支錢此可疑四也臣竊見僕射黄潛善福建人樞密汪伯彦徽州人内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識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賛陛下南幸此可疑五也既而澤見詔書有俟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表曰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

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翳霾而忽瞻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 中謝 竊以列聖格言先王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然後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容韜神武之機獨斡乾剛之斷整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鮮預想屢豐之慶廟堂

肅穆式隆宏濟之休昊穹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方蒙風驅電掃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抃舞寰區竭蹷以欽承臣無任又上表曰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徯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葱葱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覿丕應聿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真主曩緣辰告暫聽時廵知

人久戀於睿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斡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顧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為人音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携於壺漿父老願治平於道路里閭嗥嗥田野熙熙収雨河山寨之心鎮遠徼人民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舊染以惟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熈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先是羣盜王再興以兵數萬人王貴

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冠濮州楊進兵尤衆連擾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直龍圖閣陳規晝夜不解甲晝則與戰夜𠢐其營相持九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衛直抵濠上求和規即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至誠折箭為誓明日引衆去圍光州甚急澤遣使招之皆聽命即以進為留守司統制且擇其軍中老弱萬人釋之進明年二月乙丑補官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求軍須者皆輟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為閒

上遣中使撫問既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京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覩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延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強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

千乘萬騎消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
乾剛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
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
水漲斷絶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拒敵敵勢窮
窘不知所為此天亡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
欲因此時遣閤勍王彦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
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
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穟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

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
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
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邊塵肅清
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
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
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取進止工優詔答之澤條
上五事在戊午
今章聯書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
陸藻卒藻已見七月甲午

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李綱落職依舊宫祠時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罪未已大略言綱杜塞言路獨擅朝政所陳敷奏之語無非殺戮之事蓋欲陰為憯毒外弄威權當時臺諫如顔岐孫覿李會李擢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則置之閑散若非察見之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寄幾敗於國賊之手可不為之寒心邪向使綱之輔相止於任職不堪當此危難尚當借

綱行法以示懲戒矧其得罪於宗廟百姓與夫不道之蹟顯著如此願早賜竄殛以厭士論章再上乃有是命

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移知鎮江府　初兩浙提點刑獄周格既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權提刑司事招杭賊陳通降之賊聞槍仗手屯秀州界其兵精遂聽命是日叔近以素隊數十人入城通等猶不解甲叔近與通等相見置酒推心腹待之使皆馴伏以待朝廷授官之命城中稍定

乙丑詔帥府輔郡要郡等招置新兵初不計合用錢糧止仰度牒紫衣之屬及許雜兵改刺紊亂紀律為害甚大其罷之水軍准此三年二月壬午又置新軍

丁卯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制置使仍賜銀帛萬匹兩為軍費　有內侍自京賫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黄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庚午上次泗州

辛未幸普照寺賜度僧牒金鉢盂

壬申升揚州天長縣為軍以其近行在也

丁丑侍御史王賓試右諫議大夫　詔東南諸州縣所椿私茶鹽礬賞錢每處各以千緡計綱赴行在用都省請也按奏狀江東一路起五萬八千緡則通諸路為三四十萬緡未知後來所収如何　戶部言諸路所収民間助國錢乞令計置輕賫赴行在從之

詔自今獲到強盜罪至死情理巨蠹者更不申提刑司

詳覆令本州一面依法處斷俟盜賊衰息日仍舊

初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譮令譮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為嘉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東漢崔瑗廟在磁州封嘉應侯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生子伯琮是夕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

己卯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為之首左正

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舷叱賊為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劾統制官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珏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世忠觀察使朱熹張浚行狀云浚劾世忠上為奪世忠觀察使按世忠在南京已除承宣使行狀恐誤今改作降字上下聳然始知有國法又詔臣中知無不庶不牴牾言而死於非横特贈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銀帛百疋兩

官子孫二人臣中賶官在此月乙丑今併書之按巳卯是廿三日前此初九日是乙丑後無丑日此字恐誤 承議郎李則言舊制閩廣市舶司抽解舶貨以其貴細者計綱上京餘本州打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令計綱費多而弊衆望復舊法仍許商人赴行在納錢執據往本州償其數從之 自罷常平司而諸路提舉官多以未受命爲詞居職如故僞黨之被竄逐者往往不行又崇觀以後因父兄得貼職之人用近旨當追奪而所在自如言者以爲國家再造之初所恃以號令天下

振起中興之業者威信而已今稽違王命無所忌憚如此不可以不申戒乃詔帥臣監司體量罷奪其竄斥人護送貶所有隱庇者重坐之

庚辰命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鎮江府叛兵武功大夫達州刺史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

辛巳以劉光世為滁和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界招捉盜賊制置使御營統制官苗傳為制置使司都統制

從光世行熊克小歷於此日書遣王淵捕浙西諸盜誤也淵此月丁卯先除制置使庚辰乃命光世耳日歷六月癸亥書趙哲除浙西巡社兼提刑亦誤巡社乃八月丁卯方立法安得兩月前先除提舉官耶況是時浙憲已有周格高士曈二員史官重疊差誤今不取朝請郎李棫提舉廣南西路左右兩江峒丁公事棫邕州人時自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代還而尚書户部郎中葉宗諤奏言廣西峒丁自來止差使臣提舉位卑體輕往往不為遠人信服致賬籍開落失實教閱廢弛棫智謀深遠材術優長備知峒丁情偽乞特差充提舉官請給人從依市舶官例

故有是除既而中書舍人劉珏不書録黄論宗諤於修復成憲之時而改變法度減省官吏之際而添置監司恐峒丁驚疑或致生事望仍舊用使臣仍令監司一員譏察不從日歴云降旨闕按紹興元年六月三十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牒近奉聖旨減罷提舉峒丁官撥隸本司則如此時未嘗罷也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始日輪一員直宿行宮紹興三年八月己亥所書可參考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

內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諸將多奉之而臺諫無敢言者

丙戌詔廣西沿邊無得受安南逃户仍令監司譏察以交阯郡王李乾德有請也　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領兵至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時辛道宗前軍將官苗翊猶在叛黨中乃委翊統之衆心稍定翊傅弟也淵尋紿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餘騎兵百餘人戮

於市無得脫者日歷以此事為劉光世林泉野記熊克小歷等書皆作王淵令從之蓋淵領兵往杭州在光世之先故因過鎮江而遂平之也李孝義既攻德安府不能下統制官喬仲福遣人招之

是月孝義行至蘄州張世斬之以降擇其徒彊壯者隸軍餘老弱失業者皆還之

十有一月丁亥朔以揚州路滑始聽百官乘轎

戊子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鄂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罪狀未已浚言綱邪險不

正崇設浮言足以鼓動流俗非竄殛之上無以謝宗廟下無以謝生民次無以嚴君臣之分而國是紛紛陛下黜陟之典終不能明於天下況誣罔不根事有可恨者惟綱不學無術始肆彊忿首議遷都於金陵陛下固嘗寢其請矣而廼狠戾輕狂施設大繆故為反覆以惑衆心如前所謂括馬招兵勸納民財之政此最大者夫馬可盡括而有兵可彊招而用民財可驟歛而得使三者果如其言人必大怨國本先困矣逮其易詔令以庇

翁彦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費姦跡謬狀不逃聖鑒是以乾剛獨斷斥去不疑事之可稽皎如日月而反覆之論輙爾肆行徒取細民目前之譽以幸虚名不知朝廷經逺之謀是為大計人臣之忠於國家固如是乎臣嘗歴考綱之所為當靖康初力請淵聖皇帝留京師雖無制敵之策逺慮之明亦可為奮身以徇國矣而乃小器易盈不知涵養貪名自用競氣好私忠義日虧浸失所守謂蔡京之罪可畧蔡攸之才可用交

通私書深計密約凡蔡氏之門人雖敗事誤政力加薦引綱之負宗廟與夫存心險惡抑亦有素若不早加竄殛臣恐非所以靖天下言者又奏綱之用心在於專營小人之譽靖康之初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懷土故倡為守城之計卒之二聖北遷至今未復者綱之所致也和議之後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憤敵故倡為刼寨及解太原之圍覆師蹶將怨結兵拏敵再犯城闕者又綱之所致也逮陛下中興綱來自江淮知廵幸東南為便既抗

章力陳矣及至行在間小人有不樂東去者即遽爲幸
鄧之計當是時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綱決爲之蓋
綱之心急於盜名雖使國家顛沛一切不恤賴陛下聖
明灼知其姦亟行罷黜不然禍亂可勝計哉項綱之入
相也至南京之日於政事未有所問先差登聞鼓院并
理檢院人吏蓋欲引羣不逞之徒以譽已耳綱以小人
譽已則已尊已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令皆由已出
甚者至於造成伏闕之事雖人主不得而令此淵聖皇

帝所以謂其跋扈也訪聞近日辛道宗叛兵自蘄秀而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并製造緋巾數千遣其弟迎賊不知其意安在今陛下駐蹕維揚人情未安綱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既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快快不平之氣而常州閭閻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墻之内以為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鈇鉞之誅猶當寘之嶺海遐遠無盜賊之處庶幾國家可以少安故

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承議郎知無錫縣郁漸嘗郊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此據漸墓誌日歷無之呂中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金人俱生而初年之見反黨汪黃而攻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善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臺諫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綱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毁亂真而不核實如西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為非者在綱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為可此不核實

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覿嘗草降表貶薄二聖死有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為杜塞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綱既放於鄂州渚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横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金陷京城邀請二帝乃何㮚操擢郭京用事綱方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因欲黜綱前日回鑾之功指以為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為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胡寨之事人以為姚平仲講於帷幄种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寘君於何地此激怒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不待核實而綱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初既行巡社法於諸路而通判亳州鄧浚明乞鄉村三

丁點一以為民兵至是朝議大夫知宿州李孝揚言其相妨乃止孝揚廸孫（廸鄄城人天聖中宰相）宣和間嘗為宗正丞

是日張遇入池州遇本真定府馬軍聚衆為盜號一窩蜂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守臣朝請郎滕祐棄城走遇遂入城縱掠驅彊壯以益其軍始遇驅民為兵民辭以不習戰遇曰吾教汝即命二人取器械相擊殺一人乃止曰此戰勝法也能殺彼則汝可活耳

己丑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未歸有忠信宏博可使絶域及智謀勇毅能將萬衆者詣檢鼓院自陳其後得宇文虛中

二月二日壬戌劉誨三月丁丑楊應誠二年三月丁未劉正彦二年二月戊寅皆擢用之　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朱勝非為翰林學士　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呂頤浩試尚書户部侍郎兼權知揚州頤浩嘗入見上言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毋令撓朝廷之權搜選將帥大開諫

路總攬羣策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上稱善　給事中王綯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劉珏試給事中　降授承務郎充徽猷閣待制孫覿復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初張浚因劾李綱罪論覿不當貶由是復用覿為張浚所訟略見李綱劾疏今以覿文集與人書增入　延康殿學士新知婺州何志同坐棄潁昌奪職提舉杭州洞霄宫

辛卯詔政和以來諸慶節號真元寧貺天成天符天應者皆罷之惟開基節如故　詔諸路守臣勤王在道者

並與進貢恩澤　金人圍磁州此據建炎二年正月河東北路制置司奏狀

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宣教郎傅雱副使閤門宣賛舍人馬識遠至汴京詔趣還問所得金人意復遣倫與閤門宣賛舍人朱弁見左副元帥宗維議事熊克小歷云時又得王倫授以朝官為通問使按倫弁五月初已授命但未成行建雱歸而始遣耳克亦小誤雱見留守宗澤諭使縱遣所拘北使澤不從雱至揚州以金國書對於後殿為上言兵交使在其間今留之不足以壯威徒使鄰國交惡上納其言擢

雱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雱除命在此月辛亥今并書之

壬辰詔自今雜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憫者許酌情減降斷訖以聞俟道路通行日如舊

甲午詔福建路招募槍仗手已行住罷今後非被受朝旨輙敢擬諸司錢物及以勸誘為名抑勒民間出錢者並不得施行仍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以本路常平司言自鮑貽遜等起發軍兵凡用本司錢米銀五十二萬貫石兩他司錢不與公然隱落會問不報故條約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守尚書左丞兼御營副使兼提舉户部財用工部尚書顔岐同知樞密院事日歷十月己未中丞顔岐除右丞十一月乙未右丞許翰資政殿學士宫觀並誤

初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聚兵西山常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粟會有亡告金人者金乘虛擊之衆稍却彥大呼鼓勇士卒皆奮且以彊弩飛石齊發金人乃退遂圍之絶彥餽運者旬餘彥檄召諸寨兵大至圍乃解

丙申曲赦南京宿亳泗楚揚州高郵軍以上廵幸所嘗

過也

丁酉詔江淮發運司幹辦公事鮑貽遜以福建槍仗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珏言杭冠猖獗今已數月翟汝文之師既無功於前高士瞳之兵又潰散於後唯貽遜之師屹然不動蓋杭卒頗有窺浙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槍仗手為之捍蔽也郡冠之説欲遣散槍仗手乃就招安趙叔近已令退舍而冠猶未降則其説果可信乎念陛下深念二浙生靈方以成筭授之王淵令其招

捉彼槍仗手久屯於彼望有尺寸之功今乃遣之江寧萬一怏怏不滿復有反側是又生一寇也設或槍仗手已來江寧而杭寇未肯就招不知淵之兵果能殄滅之乎當是時再欲遣來應援如其遲疑不前又將何以處之昔唐裴度平蔡李光顔等六人各以師會今淵豈不能容數千槍仗手而用之乎願且令在杭州同共討捕候至錢塘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或令歸福建皆未晚也從之日歷云降旨闗會要云劉珏乞申命王淵且令槍仗手在杭州同共討捕從之今增入

甲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忠全軍退舍故有是命　初戶部尚書黄潛厚建請諸路監司郡守計置輕齎金帛勤王至是知濠州繳猷閣待制連南夫言剗刷到軍資庫紬絹二千匹有奇欲輸行在詔軍資庫物帛本非上供當留以為軍衣之用諸路視此者悉歸之南夫安陸人也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銜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

事元無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得受復舊典也熊克小歷載此旨因衛膚敏所奏非是詳見今年十二月

戊辰

注

丙午尚書左丞張慤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熊克小歷云上委慤理財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慤輒屏不奏按此時黄潛善以右揆兼中侍慤安能獨屏之況自元豐之末至建炎之初凡進呈皆三省同上已革官制之舊久矣或者慤獨進呈財用司事而行狀修潤失實日歷附傳又從而因之克不深考耳今不取

丁未戸部尚書黄潛厚請許淮浙鹽入京東每袋納借

路錢二千許之東京舊東北鹽地分也時濵海道不通金部員外郎吳直夫以為言潛厚因請令商人特納借路錢就行在送納别儲之以待用焉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顔岐守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

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先是景衡陳十事謂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敝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繼作而吏民

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姦贓未遂而貪暴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上歎息曰真今日之急務未幾遂擢為執政日歷十二月庚午許景衡除尚書右丞熊克小歷樓鑰宰輔題名十二月丙子許景衡除右丞二書不同按御史臺題名王賓今年十一月自右諫議大夫除中丞賓代景衡日歷十二月庚申起居舍人衛膚敏除右諫議大夫賓代賓庚申在庚午前十日在丙子前十六日不應併除右諫二員蓋景衡賓以十一月遷也又按今年十二月朔日詔置講讀官而王普奏議以為其父賓為中丞時所請則景衡賓之除皆在十一月無疑詳考其故景衡右丞之命當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戊申而記事者皆誤繫之十二月二十一日丙子日月互差一字故也熊日歷於十二日庚午書顏岐左丞許景衡右丞則二人同除自可知今移附此以正

諸書之誤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右諫議大夫王賓試御史中丞賓之除寶代綦衡日歷不載御史臺題名在此月　尚書吏部侍郎周武仲試刑部尚書熊克小歷武仲及顔岐郭三益之除並在丙午蓋誤　初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至密州衆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羣盜縱横劇寇宫儀據即墨不退野患之是日棄城去

己酉樞密院言昨翁彦國為經制使令江西轉運司認定錢百萬緡而本路諸州軍食不給詔蠲之　初工至

龜山而御厨人員賀進等求索民間難得之物所受賦以萬計至是曲赦獲免言者論其有害聖德請特不原赦仍鏤板傳布四方從之　婺州蘭溪縣僧居正乘亂據松山以叛民不逞者爭附之其衆漸盛

庚戌杜彥據宻州趙野將輜重家屬棄城而去軍民偶語兩日不定彥守衛軍校與軍士李逵吳順謀曰方今盜賊縱横一州生靈豈可無主乃自稱權知州事而逵順左右之追執野於張蒼鎮後三日彥坐黄堂上數野

以棄城之罪命臠之而分其室梟其首於市惟一子學老得脫彦盡刺城中人以益其軍野四年八月追復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今中外所當推行者固非一事然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不得汎為迂濶之論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幸今冬敵騎不來汲汲為備毋使歲月靡於因循有後時之歎從之　朝奉大夫郭太冲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太冲茂恂子也嘗用李彦辟

通判秀州吏部尚書路允廸率同列薦於朝乃有是命既而言者以為太冲嘗為允廸買妾用是得薦遂罷之太冲罷命在十二月壬午今併書之此為允廸明年罷吏書事始　是日金人陷河中府初黄潛善去河間以兵馬鈐轄孫某權府事金人至城下盡力禦之髙陽闗路走馬承受官李某者屢率兵與金人戰軍民服其忠勇至是城西北角破城内為月城以護之凡築月城三重與雲一營相近㑹營中遺火喧亂金渤海萬户大托卜嘉督將士乘亂攻之城遂陷

二人皆為金殺　知秀州權兩浙提刑司事趙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不時支賞遂致紛爭今已就招請官其徒二百二十人自修武郎至校尉乞降告身書填許之給事中劉珏言今盜賊數殘郡縣其勢未即殄滅者以招安之說誘之也金陵羆徒既被厚賞錢塘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其視殺漕憲守倅若刈草菅然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之獲紫袍象簡之寵此風一煽人人有富貴之

心令之為監司將帥者不亦難乎今叔近所乞乃郡盜逼作此奏皆不可從之事如欲加誅責即乞留此奏不下或欲令招安即乞量給官告三二十道彼見朝廷重於與之當亦有信朝廷之心御史中丞許景衡亦言官吏無罪而被誅責軍卒有罪反受爵命其為賞罰不亦倒置乎上用二人言至是寢其命熊克小歷載叔近奏請在十二月戊午與日歷不同當考

是月湖州軍士有謀作亂者為其徒沈資所告捕斬之

詔以賓為保義郎此以紹興四年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蓋即劉珏疏中所云也

初壽春卒丁進被罪而竄遇亂復還鄉里聚衆於蘄村後至數萬皆面刺六點或入火二字進自號丁一箭遂圍壽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悉取銀帛以賞將士士皆效死允之以城危急募進士呂某權安撫司幹辦公事出城見進許以金幣犒師進怒殺使者盡取士卒家屬之在城外者戮之圍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其後軍張勝以所部自趨光州進不能禁允之淮寧人也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張遇於池州光世至近郊行伍不整或請嚴為之備光世曰遇烏合之寇見官軍則自潰矣命速進兵奪城將士叩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自城西出時湖水涸為平地賊越湖占長堤遶出官軍之背官軍亂遂敗績光世遁去幾為賊所執前軍統制官王德救之得免遇率衆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

建炎以来繫年要録卷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十有二月丙辰朔詔朕朝夕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閲四方奏牘少空則披覽載籍鑑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内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

故有是旨王賓乞開講筵此以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王普所奏修入　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統計率十有四人而取一人省試之有類蓋自此始

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朝請郎王翺為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

戊午詔省臺寺監百司官各有存留在京員數如全闕官止差一員通管職事見權官並罷以言者論留守司違法差權官數多又便文往諸路倍請添給故也其已給者皆追還之此又與三年二月張澂劾二相章疏所云全不同當考

庚申起居舍人衛膚敏試右諫議大夫

辛酉詔應焚刼州縣令監司巡歷一歲再徧具所措置以聞將考其當否而陞黜之　初命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都堂審察除應待報人外皆

罷之白身人送中書省試策一道取旨是

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

兵十日乃行杭賊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及是淵與統

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遂

出迎淵慰勞之後二日乃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

祇授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通等三

百人立于譙門之外淵召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

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

他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要斬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皆相賀俊取杭州角妓張穠以歸淵誅陳通在此月癸亥今從日歷附辛酉入城之日

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為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為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大衂而歸孝序令毋入城且責以力戰自贖不則將議軍法定自知不免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

廳事瞋目罵賊遂與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有九詔贈五官為光禄大夫謚曰威襲順正中興忠義錄作威愍會要無愍字

癸亥金人至氾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諸軍分道來侵宗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十二月入西京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宗弼自滄州渡河攻山東明年春陷青濰陜西諸路選鋒都統羅索與其副薩里罕自同州渡河攻陜西明年正月戊子陷長安薩里罕者金主晟從弟也撒離喝或作撒里曷今從金國詔本撒離喝為晟從弟不見於他書明庭傑吳玠功績記云紹興二年春國主弟撒離喝犯梁

洋按晟弟撒也先死故知為從弟按薩里罕賽音名今改正姑存原註時西京統制官翟進扼清河白磊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得濟宗維乃屯重兵於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而陰遣萬戶尼楚赫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南城遂陷建雄遂潰西京留守孫昭遠既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以非所隸悉引去昭遠數以洛無城池而彊敵對境侵軼之狀聞于朝且遺其子書曰今日捍禦甚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乃遣驍將姚慶拒

之於偃師縣軍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即命其將親衛大夫王仔奉啟運宫神御間道赴行在既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南去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宗維據汜水引軍東命尼楚赫分軍犯京西先是知階州董庠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所歸東京留守宗澤以庠知鄭州澤聞金兵入境遣將劉達援之未至庠棄城走是日尼楚赫至鄭州不入城而去遂徑如京西中原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邢煥為光州觀察

使用右諫議大夫衛膚敏疏也先是膚敏上疏論三事

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本

朝列聖莫不盡循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

撓法而干政也欽聖憲肅之父向經嘗為尚書郎矣乃

改授貴州防禦使逮至崇觀宣和間姦臣秉政戚里內

侍公然請託內降御筆日以十數三省奉行文書而已

故皇后之父至為太師帝女之夫乃作侍從其他妃主

之家如王義叟之徒亦登從班錢端義之徒並為寺監

其他不可以數舉前此所以産亂招禍者實基於此固陛下所親見也是宜痛掃崇觀之積弊悉復祖宗之成憲而廼者邢焕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驚駭比来又降中旨王義叔與郡王義叟除太府寺丞以片紙録關親屈宸翰以行之於是物議大喧以至相視失色陛下若欲敦椒房之重奉太母之歡則當撫其家可也時有賜賚可也若以公朝爵位私之則不可也惜夫大臣無有如杜衍者執之以為不

可致使陛下不得已屈法以從之豈能不仰累聖政哉伏願斷自宸衷改正爀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及罷義叟差遣且重立法禁以止絶干求請託之門庶幾惟新之政醇而無疵矣何謂愼爵賞人君之於慶賞所以厲世磨鈍者也比年以來羣姦擅朝近習用事戚里道流干政撓法固有不繇科舉而命官賜第者又有虛作隨軍治河因權倖保奏而改京秩者又有因賄賂權倖而傳宣賜帶因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前此臣僚

論列固已降指揮悉行追奪矣而有司奉行不虔其僥倖得官及改秩者不唯未有褫奪往往以赦恩而轉行者多矣至於帶職名服章服者皆如是故朝廷之命不行於下也害治之大孰甚於此願申命有司悉行檢舉一洗而去之庶幾爵位重於朝廷而天下知所勸矣何謂正紀綱比年以來人或玩法將相侍從出典州郡多以貴傲自恃監司欲振舉其職業往往違戾而不肯從又將領之於士卒平日黷貨恣行侵削不復明階級之

法至簡省其教閱養成其驕惰少有責罰則悖慢無禮無所不至或至殺州將掠居民而無所畏憚朝廷旋即招安而命之以官此何理也又宗室承寇盜侵軼之際誣州縣與賊通因而殺之此又不可長也願特降睿旨今後監司規畫事理可行而諸州違戾不從者重加之罪若士卒違犯將帥所統之官則申明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若殺州將掠居民者不許行招安之策必孥戮而後已庶為將來之戒也至於處宗室於外非祖宗之

舊制始於崇觀間耳其在外也至於椎牛釀酒窩藏竊盜甚則有羣殺人之事今若日給錢米而散處於東南庶不爲蘇常二州之蠹至於聚衆殺人則當重寘于罪不可以皇族而貸也此三者皆當今之切務而不可移者惟陛下加誠意而留聖念天下幸甚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歷考祖宗朝后父無任文臣侍從官者朕欲尊依舊制以復祖宗平治之時豈可以近親違戾彝憲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於是胥

敏所言數事皆次第行之義叔開封人其兄女為龍徳宫婕妤宣和末累遷户部侍郎殿中監靖康初省義叔之母隆祐太后女兄弟也故至是復有此命日歴紹興元年六月四日隆祐上仙特恩數内親姨之子通直郎王義叟等並轉一官　按宋史職官志靖康元年罷殿中省六尚局

詔入内高品趙舜輔揚州兵馬都監徐洪並日下監押出門

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

者咸謂因戚里佞幸干請而與之舜輔及洪初不由臺臣之彈奏又不由部使者之糾劾議者咸謂因近習讒譖而逐之此二事者若甚微而所繫於國體者甚大前此所以召亂致禍者皆由於此在今日不可不戒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託乞御寶以行下者並重寘于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承議郎陳彦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遇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彦文絳曾孫絳莆田人故布諫議大夫政和間嘗為顯謨閣直學士

丁卯詔諸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使臣依舊法隷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受為廉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均敵朝廷每有所為輒為廉訪所雌黄樞密院藉以摇宰相靖康初復舊尋命且依見行條法施行及是樞密院以為言乃復舊制

戊辰右諫議大夫衛膚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内降錫賚等四事時先朝嬪御皆至行在乃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暘宫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於其間而使内侍典其役上在禁中下有司取金幣或母后戚里之家有所干請間以内批御寶行之膚敏言此數事各有所因蓋非得已而議者鬨然以為禁中修造復興御前生活復作宫中費用復廣内降指揮復出盖護視工役屬之内侍而除授不由中書此人言所以籍籍也望以承

慶營繕之役付之揚州升暘造作之事歸之有司特降明詔戚里内侍有所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違礙者勿復進呈申明三省每奏執案此句疑有脫字其服御之用則令有司依故事共進其錫賚之費則朝廷量功效支賜如此則籍籍之論不戒而自孚矣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内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熊克小歷略載此事於十一月末按膚敏十二月五日方除諫議大夫繁之前月者誤也珏十一月三日已除給事中而克以為中書舍人亦誤克又載膚敏奏語云其有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按此乃汪藻撰膚敏墓誌中所云與本奏不同今

不取仍依日歷附此月戊辰但十一月乙巳已先有奏執内降等指揮此時膺敏未為諫官或者因珏先建言而黄潛善等不能遵用然膺敏三奏全不云已有此指揮不知何故今附此更須詳之也金人圍棣州守臣朝奉大夫姜剛之率軍民拒守圍城一十有七日不拔而去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陳乞贈官狀增入是日羅索渡河拔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關中以將官曲方為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以飲酒蹴鞠為事未嘗治軍政也時河東經制使王燮在陝府遣人渡河刼寨羅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

兵馬都監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賫金帛至河上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逼河遂留不進羅索至河中府官軍扼蒲津西岸羅索患之夜潛由上流龍門清水曲履氷渡河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妄羅索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邠岐間先是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廸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留廸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

推官王尚被檄過岐下重辟尚主管機宜文字留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敵且入以書别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光弼光世弟尚青神人也日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陳廸召赴行在紹興五年十一月八日丁丑陳昌詬狀父廸在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文事在任召赴行在十二月內到永興軍制置使唐重與諸司奏充提舉永興路兵馬措置民兵今併附此按廸以

死事故宣撫處置司便宜加贈横行遥察而日歷乃誤以為生前官職書之今不取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内客省使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内内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憲祥符人元豐中為熈河制置使志道名犯上嫌名以字行按志道名瑴宣和末為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醴泉觀使直保和殿靖康末坐典礟失職有旨俟解嚴日遠竄至是復用之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朝用事最久其弄權怙寵勢可炙手一時達官貴人多出其門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童貫譚稹梁

師成之下令縱未能竄逐奈何用赦復之上亟寢其命志道寢命在是月癸酉今併書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罷仍奪職以直龍圖閣朱芾代之時叔近既招降杭冦陳通而言者論其嘗受賍金由是免官拘繫於郡此為明年秀州軍變張本著芾益都人也

癸酉詔諸路贍學錢令轉運司拘收許移用

甲戌羅索侵同州守臣直秘閣鄭驤死之先是驤聞上

幸維揚上章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陜華各募精兵鎮守

有急則首尾相應庶幾敵勢不得衝決奏上不報至是敵及韓城驤帥兵扼險擊之師小却敵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獨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同州門閉驤赴井死日歷附傳云城陷敵知驤威名堅逼使降驤慷慨言曰吾窮五月之力不能為朝廷守死命也卒不屈遂死之趙甡之遺史云秦檜當國驤之親屬為檜客情意深密驤以死節贈通議大夫猶以為未足又錄其抗聲拒敵之節加贈及謚驤赴井時金人猶未傳城初無固守及抗拒之節可謂詭冒矣按驤附傳甚美乃秦熺為秘書少監時所修驤子寯最為檜所厚故也日歷驤死在二十一日丙子疑丙子是城陷之日今依遺史附甲戌軍民猶上城守禦而喧亂無法羅

索呼城中人與語衆推承節郎前知沙苑監周良良立青蓋於城上金人諭令趣降良曰苟無殺戮當聽命洛索許之即授良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惟遣十數騎入州學取書籍而歸餘無所擾州人感驤之義歛而葬之後贈樞密直學士謚威愍

呂中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熈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矣士大夫甘為之役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為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兩河之師守主將其為睢陽許遠顏真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彛不容泯没亦祖宗所以涵養斯人之澤也所可

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于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金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世襲而金憚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惜哉

同州既陷河東經制使王𤫉之軍潰亂不能整先是閤門祗候張昱棄慈州奔𤫉𤫉乃留昱治陝而率衆由金商西入蜀州縣震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上行破衆議迎𤫉屯興元府且供其衣糧時叛賊史斌僭號興州將攻興

元府瓊遣統制官韋知幾統領官申世景領兵拒之復興州此據申世景功狀附見但日歷載于今年七月丁巳實甚誤矣此時王瓊未離南京也既而瓊留屯久軍餉不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間助軍錢以佐之又以便宜截用遞嵗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屯西兵自此始率助軍錢及截三路綱據紹興間劉長源奏議增入他書蓋無有也奏議云建炎二年春河東制置司兵始至蜀蓋瓊以今冬入蜀而明年春始取糧于內郡耳今併附見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嵗奉詔修城及是始畢會張遇自江州西上招令嵗出城相見且酌

酒飲之令歲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諸君勿殺城中軍民遇大驚曰酒誠有毒然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潑於地地裂有聲羣盜皆重令歲之器識乃引軍東去未幾丁進及羣寇來犯令歲皆擊却之

乙亥命守令勸農賑乏罷借及獻助錢物監司察官吏不如詔者重黜之

丙子詔侍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昭慶軍承宣

使容機落致仕與外宫觀機淵聖隨龍内侍也圍城中
乞致仕至是復起中書舍人汪藻既草詞而右諫議大
夫兼侍講衛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為國家患
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俊以自輔如晉起謝安于既廢
唐用李靖於已老故命下之日識者交慶未聞有求閹
宦於閑退之中而進用之者况機爵尊禄厚方時艱危
則引身而去王室再造乃有媒進之心徇利不忠孰甚
於此命遂格膚敏嘗入對因及崇觀政事上曰崇觀以

來所以變亂祖宗之法者皆由宰臣持禄固寵惟恐忤
上皇之顔色也故於政事未甞少有可否所以致前日
之禍自今當以爲戒　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
閤門事韋淵言横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
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爲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
淵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
丁丑詔宗室歸朝官添差者勿罷已去任者復還之始
議以軍興悉罷州縣添差官以紓民力至是惟二者得

留

戊寅言者請以臺諫論奏繫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

令日政事可以為鑒誡者陳諸黼扆之側詔自來年正

月為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京西

轉運副使李茂誠請令諸路撫諭官點檢忠義巡社從

之

已卯詔自今年五月以前非專奉朝旨及五月朔以後

借補之人並拘收付身其有繫盜賊招安者命帥司驗

實以聞自軍興諸路帥臣監司率以便宜借補官資議者以為濫故也　是日尼楚赫陷汝州初金右副元帥宗輔既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而東京留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千里無糧可因敵擾瀕河州郡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歲城破正坐此爾尚可襲其軌乎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劉達走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且戒衍毋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軍北渡金人聞之夜斷河梁而遁完顏宗

粥乃遣使告左副元帥宗維謂獨力難攻宗維將輟西京之行併圍汴京既而知澤未可圖遂已時孫昭遠既棄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出降宗維入西京未見本日當求他書修附以叛臣李嗣本知河南府自屯西京大内與澤相持嗣本者燕人宣和末以都統制守代州宗維入代義勝軍執之以降因為金用金人既陷汝州將兵挾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謝京以遁金人擊殺之州民王氏二婦為金兵所得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尸皆

浮出不壞此據陳恬手記軍校王俊收集潰兵後據繖蓋山有衆數萬

庚辰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陜西等路依元降指揮置巡社外後來增置路分並罷以言者論州縣追呼點集致農民失業殊乖朝廷立法本意故也　給事中劉珏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仍兼侍講初膚敏受命纔兩旬言事至十數黄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殿中侍御史張浚按原本作張俊今從

宋史改

亦言忠厚才氣中常無聞士路况論思之官天子所藉以補朝廷之闕失非重德宿望有功在人豈可輕以除授令葭莩姻親無故得之孰不解體珏言忠厚與邢煥皆為戚里陛下因臣僚論列易煥以廉察之秩而釋忠厚不問臣嘗究觀歷世之君睠私后家以撓法者比比皆是未有能隆恩於諸母之黨而行法於中宮之家如陛下者然臣竊謂憲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

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
被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令一則易為廉察一則尚
仍舊授豈惟煥之不服天下聞之亦必悵然不平臣恐
非所以為公也蓋漢以禄莽閻梁亂天下唐以武韋楊
氏撓王政故祖宗深監於此未有后之姪而為法從者
雖韓琦之子嘉彦本文資也神祖既令尚主則授以右
列况肯與之法從乎論者如以高遵惠嘗權侍郎向宗
旦嘗歷卿寺則有説矣考遵惠宗旦之世業則高瓊向

敏中乃將相之家而遵惠宗旦又宣仁欽聖之踈屬也論其資歷則遵惠宗旦皆登進士第乃其後來自以材奮非緣二后之恩寵也忠厚烏得援以為例哉疏入詔邢煥朕之后父即令換武忠厚繫隆祐太后之親兼前朝太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讀行下於是潛善等以上意諭珏珏堅持不可膚敏奏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當貶令兩

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不肖固不敢望光但事有近似故輙援以言之况忠厚乳臭小兒目不知書一旦以外戚子擢之從班撓累聖之法害中興之政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願陛下察臣所言是非而行之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繇論事膚敏力辭時珏亦論户部尚書黄潛厚當避親乃以潛厚為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置户部財用潛厚之除日歷於九月丁未書之按是時珏雖建言

其實未嘗改命故日曆於今年十一月載通東南監事潛厚猶繫舊銜至明年正月壬辰乃繫新銜耳但史失其月日而熊克小歷於明年正月附書之亦誤戶部題名潛厚改除在十二月故且附此俟求其本日厲敏既移官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入見建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上深然之熊克小歷時之除在丙子今從日歷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不在盜賊天下之人皆以尼瑪哈斡里雅布

兩人者為吾中國之患臣獨以為非也尼瑪哈斡里雅布生大漠之北足未嘗踐中國之地目未嘗識中國之人所以能為吾患者中國有以來之也今不治中國而欲治外敵不治朝廷而欲治邊鄙不治向之士大夫而欲治盜賊臣竊以為過矣日者郡縣之間有不肖之人乘時射利進其身於朝廷人皆知其汙佞蠹國害民為天下毒孽久矣朝廷曾不加罪往往百姓盜賊共起而攻之至掠其家奪其財執而戮諸市曰此宣和誤國之人也

夫朝廷不戮而使百姓盜賊得以誅之國柄倒置主命下移如此而欲治外敵邊鄙盜賊豈不難哉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剥聚斂進者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數十條縣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板播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外敵聞之莫不畏盜賊

聞之莫不服然後忠賢安於朝而太平中興之業可得而定令不早正其罪使晏然自以為得計陛下踐阼踰半歲臣謂緩急先後之序幾且失矣疏奏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録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日曆載此事於二年二月庚午按二年正月辛亥已有衛改指揮不應許建請乃在其後觀奏狀云陛下踐阼踰半歲則非明年所上明矣今因觀改除參酌附此俟考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丁進特放罪仍遷二官進既去壽春東京留守宗澤遣使招進進遂納款澤以便

宜補授言於朝招進充京城四壁外廵以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駐　初温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桌有以螺鈿為之者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奏發赴行在上惡其靡亟命碎之通衢

癸未直龍圖閣提舉杭州洞霄宫張悫復右文殿修撰除名人魏伯芻復朝奉大夫悫金壇人嘗為中書舍人伯芻開封人故省吏也王黼用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在京榷貨務宣和末為蔡京所廢至是並用赦復之

乙酉詔百官言闕失詔曰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時施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鯁而無顧忌亟當奬擢昭示勸旌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忠言之于國猶脉理之於身也脉理通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首尼不相為用君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奢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仁傑而不至於亂亡言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太上皇導臣使言委曲開諭無所不至三紀之間博謀兼聽見於施設者不可勝紀間有逆耳咈意之論自敵以下受之所不能堪者亦欣然聽用而

帶御器械張俊自杭

不拒非甚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之

州移兵討蘭溪僧居正破之

是月奉議郎張守為監察御史守晉陵人宣和末為是官以憂去至是免喪復用　初建卒張員等既叛統制官朝請郎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至是有詔招安員等聽命守臣張動提舉常平公事王浚明皆坐失職罷去會淮持喪乃起復故官知建州使之撫定而以勝為承信郎權

本州兵馬監押時貟等雖開門然軍情猶未定也淮之除史

及諸書不見日歷明年正月丁亥詔持服人王淮前降起復知建州指揮更不施行故附見於此

是歲御史臺檢法官王隣為監察御史隣及張守之除並據御史臺記

保靜南渭永順州蕃人彭儒武等詣澧州獻方物以道路未通且令回峒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湖北安撫司奏狀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一